

大地新视点

过去“40多人忙活一个多月”如今不到10人“一天收完” 武汉秋收进度已超七成

长江日报记者宋涛



10月6日,秋阳正好。蔡甸区永安街道永丰村尹家台湾的稻田里,4台联合收割机列队推进,在金黄稻浪中往返穿梭。沉甸甸的稻穗被卷进机舱,转眼变成仓内饱满的谷粒;田埂上,几辆卡车依次排开,接住农机轮流卸下的新谷。76岁的尹正辉站在田边,望着往来驰骋的铁家伙,心里有了底:“这200亩田,今天之内肯定收完。”

在尹正辉的记忆里,他年轻时,同样的200亩稻田要收割,是“全村的大事”——40多个壮劳力齐上阵,割、捆、挑、脱粒、晾晒、扬场,前后要忙活一个多月。

从“人海战术”到“机声隆隆”,从“顶烈日弯脊背”到“坐在驾驶舱看丰收”,武汉的秋收,正把“农业机械化改写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这件事,讲得格外直白。

收割机将新谷卸入等待在田埂上的卡车中。

长江日报记者宋涛 摄

一天干完一个月的活 老农眼里的“不可能”成了常态

尹正辉是尹家台湾土生土长的庄稼人,种了一辈子田。他还记得年轻时的秋收:村里广播一喊,男女老少40多人都下地,镰刀割、扁担挑,200亩田收下来,人累得脱层皮,“收完了也不代表完事,晾不干、储不好,一年白忙”。

“说实在的,全靠人工,效率太低。”老人并不讳言。变化是一步步来的。十多年前,尹正辉开始请收割机帮工,再到后来,新型联合收割机开进田里,一天干50亩不成问题。三年前,他和村里人一样,把土地流转出去,形成连片大田,自己则应聘成“管理员”,巡田、看水、盯管护,每月领1000元工资,“种了一辈子地,舍不得离开,又能跟着新法子走,挺好”。

10月6日这天,4台收割机、几辆运输车,不到10个人,顺顺当当把过去几十人干一个月的活儿一天干完。

带队的农机手张念补充得更具体:9月下旬开镰,只要天晴,他们机收队基本“连轴转”。当天的4台农机中,有一台是从江苏跨省赶来支援的;而张念自己,也常带队去周边地市,甚至出省作业。“现在秋收不是一村一镇的事,是农机在区域间跑起来,把‘窗口期’抢出来。”

年轻人回村玩农机 把“种田”干成技术活

今年37岁的张念,已经有16年农机操作经验。回乡前,他干过汽修、开过挖机,对机械天然亲近。决定

回村种田时,他没走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路,而是把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等农业机械一样样配齐,“传统农具早退场了,现在种田拼的是会不会用机器、懂不懂调度”。

他一口气承包了500多亩田,春插用插秧机,夏管用无人机飞防,秋收用联合收割机,耕地整地交给大马力旋耕机。过去“抢季节靠人力”,现在“抢季节靠农机和排班”。

真正让张念这样的农机手定下心来的,是农田托管市场的发展和规范。

早些年做农事服务,靠熟人介绍,“看天看脸接活”,活儿撞车、机器闲置是常事。2024年,武汉蔡供现代农服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蔡供农服)把蔡甸周边的农机手组织起来,给种植户提供“耕、种、管、收”全流程托管。年初排计划,什么田什么时候机收,哪台机去哪片院子,清清楚楚。

“种植户不愁找不到机,农机手不愁没活干。”张念说,机械化不只是“机器代替人”,更是把分散的农田、零散的机手、跨区的需求,用一套服务体系捏到一起。

外省种粮人省心 机械化托管支撑跨区“远程种田”

承包尹家台湾这200亩地的闫先生,今年46岁,河南许昌人,在武汉种稻已3年。但他并非常驻:播种、施肥、打药、收割几个节点来一趟,平时田里的事全托给蔡供农服。

收割这天,他从许昌把全家人都带来了。8岁的儿子在田埂上追着运粮车跑,看南方稻田“机器吞稻子、车子装金

山”,兴奋得又蹦又跳。闫先生自己在老家也种了几十亩地:“南北种植模式不一样,武汉这边的田,真让我自己盯,得交不少学费。”

而蔡供农服把作物全生命周期拆成15个环节,托管团队育、耕、种、管、技、收、烘、储、加、销十项全包,做成“菜单式”服务,种植户缺什么点什么,可以只选机收,也可以全程托管。

“第一年我还来监督,后来发现他们尽心又高效,就彻底放心了。”闫先生说,对跨区域经营的种植户来说,本地化农机服务团队,就是“远程种田”的底气:人不用来守,产量和品质反而稳。

蔡供农服负责人肖凡给出一组数据:托管田块亩均增产8%,服务目前已覆盖蔡甸5万亩田,并拓展到汉南,以及孝感、恩施等市州。“机械化+托管”组合起来,外地人来武汉种地,可以不再“从头摸索”,而是直接接上成熟的农业服务链。

如果把镜头拉高,尹家台湾只是武汉秋收的一角。目前,全市秋粮收获进度已超七成;计划秋播面积212万亩,已完成播种65.72万亩,进度达31%。

今年武汉秋粮收获中,连片流转田成为机收主战场:收割机进得去、转得开,运粮车直接到田头,烘干中心接住湿谷,仓储加工端再续上——过去“割下来晒三天、扬场看风来”的链条,被重构成“机收—转运—烘干—入库”的工业式流程。

肖凡说得很直白:“单买台无人机不算现代化,能把育耕种管收到烘干仓储加销串起来,才叫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漆器牵手咖啡,电商课程融入花艺

“主理人聚落”跨界融合绘出乡村新业态



张志纲(左一)和熊纹(右二)、熊芳(右一)在研讨开发特色茶点。通讯员周婉婷 摄



众多艺术业态在韩家湾融合生长。

长江日报记者刘帅 摄

■长江日报记者刘帅

金秋十月,位于江夏区山坡街道光明村韩家湾的梁子湖田园生态商务区核心区里,一座座经过精心修缮与改造的村房掩映在绿意之中,这里不是传统的农家村落,而是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主理人聚落”——随着一众艺术文化业态陆续进驻,一批来自城市、怀揣不同技艺与梦想的主理人成为村里的“新村民”,他们中有漆器艺术家、咖啡师、非遗花艺师、直播电商专家……在这里,他们互为师生,共同开启了一个不定期“开班授课”的“主理人互助班”。在讲授与习得中,“跨界”成为常态,漆器咖啡杯、植入花艺、茶道的直播电商培训课等新型业态产品应运而生。这股创意文化的清泉,正悄然绘出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同频共振的妙笔。

从冲咖啡到“漆器咖啡杯” 一场东方与西方的浪漫邂逅

走进韩家湾,一年前的一栋普通村居,如今已焕然一新,挂上了“张志纲大漆艺术馆”的古朴牌匾。推门而入,馆内陈列着各式大漆作品,光泽温润,触手生温。工作室深处,主理人张志纲正拿着一个木坯反复端详。

“杯口9厘米,杯底7.4厘米,高度7.5厘米。之所以选择这个比茶杯大的器型,是因为需要适配一杯咖啡的饮用量。”张志纲是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更是一位主张让大漆回归生活的大漆艺术家。他介绍,我国的大漆漆器文化源远流长,“用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汁液涂饰器物,历经千年仍可光亮如新。这些器物承载了东方特有的审美情趣,温润雅致,具有收藏价值”。他创作漆器茶具已有十几年,但做漆器咖啡

杯,还是头一回。

这个创意的诞生,源自一次在“主理人互助班”上冲泡咖啡的偶然经历,当时,张志纲正向村里的“蛙咖”主理人熊纹请教咖啡冲泡技巧,切磋间,张志纲突发奇想:请熊纹用他做的漆器盖碗冲泡一杯咖啡。

当升腾着热气的咖啡滴满盖碗,熊纹勾出树叶形态的拉花时,两人同时感叹:咖啡与漆器搭配起来竟这般令人惊艳。“当东方肌理遇见西式温柔,原来古今浪漫本就相通。”张志纲回忆起那一刻,眼中光彩绽放。

“看似轻薄的杯壁,可能最终会累积涂上80层漆。”张志纲介绍,自那次碰撞灵感,他便开始正式创作漆器咖啡杯。大漆漆器制作工序严谨,目前作品处于擦漆和内部修涂漆的阶段,预计将在明年完成制作。“届时会以单件形态推出,向艺术馆的熟客们端出‘漆器咖啡’。”

对于这种跨界组合,咖啡师熊纹赞不绝口:“空杯轻盈,盛装咖啡后不烫,手感温润,杯壁纹理和拉花自然结合,视觉质感拉满。不仅提高了玩赏的档次感,更有中西文化的交融结合,这种体验,只在我们村里才能感受到。”

这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更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在韩家湾,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发生。漆器与咖啡,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互助班”的轻松氛围中,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创” 文化振兴赋能产业振兴

如果说漆器咖啡杯是艺术与生活的跨界,那么直播电商培训课程的诞生,则是传统农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今年初,直播电商培训专家、湖北省农兴侠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总经理许源入驻园区,加入“主理人互助班”,随之而来的,是直播与各个艺术业态的顺势融合,尤其是针对“怎样盘活小而美庭院经济”这一难点,大家共创了植入花艺、茶道的直播电商培训课程。

“小而美庭院经济,需要具有审美调性和慢生活节奏,打出和城市休闲空间的差异性。”梁子湖田园生态商务区核心区运营负责人熊芳介绍,许源、“楚花”非遗花艺工作室主理人袁本谦、蜗牛乡村创意中心主理人王涛等园区主理人共同设置的培训课程,系统教授打造小而美的庭院经济所需的直播账号运营、产品规划、空间布置等技能,这种将美学与实用技能结合的教学方式,能最大程度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

“各个业态的融合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甚至让村湾民宿的住客都能感到艺术氛围的熏陶。”光明村村支书肖国付坦言,在园区规划建设之初,他曾担心在乡村做创意类产业会不会定位过高、发展艰难。但如今,亲眼看见各个创意业态之间不仅能相互链接,更能抱团共创,“创意文化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这种活力的背后,是“主理人互助班”这一创新机制的支撑。它打破了传统乡村产业单打独斗的局面,构建了一个开放、共享、互利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位主理人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既是创作者,也是受益者。

“主理人们各自的时间不同步,但只要有机会,互助班就会开。”熊芳说,园区主理人都是各领域的名师,“上课”完全不需要提前准备,崇尚“兴之所至,随时开讲”。这种知识的流动和融合,不仅催生了新的业态和产品,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文化品位和产业价值。而她作为茶旅民宿群的运营负责人,同样从漆器、茶道、花道、香道中获益良多,将这些元素融入民宿的日常运营中。



加拿大一枝黄花实物样本展示。
通讯员吕巍 摄



福寿螺(大)与田螺对比展示。
通讯员吕巍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帅 通讯员胡俊阳)福寿螺能不能吃?加拿大一枝黄花能否入药?近日,武汉市2026年外来入侵物种防除行动市区现场启动会暨科普宣传活动,在长江新区三里桥街道大石桥村的田间地头举行。农业专家不仅现场普及了福寿螺、加拿大一枝黄花等重点外来入侵物种的识别、危害与科学防控知识,更补充解答了来自直播网友的趣味提问。

活动现场,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杂草与外来生物入侵研究室副主任褚世海博士提出,目前不少群众对外来入侵物种了解有限,首先应该消除大众对外来物种的恐惧心理,“并非所有福寿螺都带有寄生虫,福寿螺也并非不能摸、不能碰。”他解释说,只要皮肤没有破损,触摸福寿螺并不会带来危险。

“福寿螺可以做菜吃吗?”面对直播网友的实时提问,褚世海回复:“不提倡。”他介绍,虽然福寿螺最初是作为食用螺类引进国内的,且在高温水煮、烹炒后,其自身所带的寄生虫会死亡,食用对人体没有危害,但“福寿螺的口感并不好,而且如果作为食材进行采集,螺体、卵块会造成进一步繁殖扩散、危害环境”。他认为,青鱼、鸭子、甲鱼都吃福寿螺,将福寿螺作为禽类饲料,或者打碎作为肥料利用,是除了药剂灭螺外的另一种防治途径。

一名网友发问:“加拿大一枝黄花能否食用或者入药?”对此,褚世海回答:“加拿大一枝黄花虽然没有毒性,但也没有食用价值。研究证明,其某些成分具有一定药用价值,比如有消炎、平喘作用,但目前并没有商品化利用。”

活动中,褚世海结合田间实物样本,详细讲解了重点外来入侵物种的形态特征、生态危害。面对外形相似的植株,就地比对叶片、茎秆、根系特征,现场拆解识别要点,让参训人员直观掌握辨别技巧。

“外来入侵物种潜藏在荒地田埂、沟渠塘边、城市绿化带中,专业队伍力量有限,广大市民、农户都是生态观察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武汉持续依托邓子新院士农业科普工作室平台,把科普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社区校园,通过现场会、媒体直播、志愿实践等多种形式,向社会普及外来入侵物种相关法律法规,讲解识别上报渠道。

此次现场会正式吹响武汉市新一轮外来入侵物种集中防除行动号角。活动主办方发出倡议:广大市民如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福寿螺粉红色卵块等疑似外来入侵物种,切勿随意采摘食用,不盲目自行处置,应及时向属地农业农村部门上报;不购买、不随意放生外来物种,人人争当生物安全守护者,共同守护江城农田安全、河湖健康与生物多样性。

本版策划/李英波 统筹/贾倩